

李翁醫西記

李翁醫記敘

李翁不知何許人。要為乾嘉時淮揚一帶之高手也。惜其名
字不傳。無由識其生平大概。集理堂先生比之李東垣戴原
禮。其醫學之卓絕一時。可想見矣。此醫記二卷。即理堂記翁
之醫案。上卷皆理堂家人之病。下卷則得諸他人所述。李翁
之治驗也。古今人之醫案多矣。若尋常之病。即治之不誤。何
足以著書傳後。况誤治者滿紙皆是。是醫案愈多。而愈誤人
矣。此篇所述之病。多醫書所不經見。若入庸手。未有不誤。翁
獨批卻導竅。游刃有餘。雖無成法可循者。亦必運以精思。使
藥與病無毫髮之不合。是非爛熟內經本經。而神明於仲景
之法者。不能為也。理堂於下筆敘述時。每一病必窮源竟委。

務使閱者能明其所以然。如此醫案。雖三五條。已足開人無
限智慧。況數十條之多耶。讀者苟能舉一反三。則一切籠統
浮泛之習。自能滌盡而無遺矣。己巳五月。江寧汪紹達。

李翁醫記上

江寧焦氏

乾隆己亥先人病臂痛不能舉時學師夏君善醫術往乞其診以爲將成偏枯時余與史壽莊同筆硯壽莊祖蓮溪徵君指求翁視之翁笑曰天下無此偏枯證脉署方黑豆半升蠶砂二兩爲末服之盡卽已服未盡而痛失近問之翁已不記矣是年爲識翁之始庚戌冬十月葉余病歐血夜歐數升歐已而欬或曰陰虛所爲服瓊玉膏欬益甚余極駭血已而欬者多不治也訪翁翁曰病在濕舒其陽則愈欬果已當是

時猶未信翁之神也。歲丁巳。婦妊娠。忽歐逆不已。每
歐必厥。日十數度。七晝夜不進飲食。進飲食則歐。歐
時時有虬。族人自謂能醫者。日投以藥。皆不應。厥
益劇。急迎翁。翁診良久曰。欬否。婦頷曰。有之。每歐則
有微欬。倡其先。翁曰。是宜從脉。立秋卅月。肺金乘權。
而右寸獨沈。病得之失治表。表鬱於裏。肺失彊而肝
火擾。寒熱相擊。所以歐且厥也。用桂枝十六分。乾薑
五分。黃連七分。半夏甘草各等分。手摘藥。趨之。服曰。
服已必熟睡。或疑其語之決也。已而服藥果然。蓋七
夜不能瞑。至是呼吸聞於外。舉家相慶。二更許。睡醒。

突大呼。目上視。手振搖。搖首面赤而厥。族人以醫不效。自慚。復妬翁之能見是狀。大言歸咎於桂枝乾薑。迫令灌以梨汁。齒齟不受。家母曰。仍宜問翁。翁時猶未睡。聞是卽入診。病者仰卧。不知人。喉中喘息。翁曰。非厥也。兩寸脉浮。藥已有效。左右或咻之。翁耳語謂余曰。無畏。適席間猪蹄湯甚濃。吹去浮脂。灌之以醒。爲度。如其言。且灌且醒。復酣睡。遂霍然。翁曰。歐七日。胃中液涸。寒氣升而枯竭露也。嗚乎。向令翁不診。必殺於他藥。且以薑桂詈矣。則世之謗翁者。果翁之咎耶。自是至明年戊午四月。婦產女。次日稱胸背急痛。

少選。歐厥如舊年。市一日。命在呼吸。家母卽命迎翁。翁至。值婦痛展轉於牀。慘切不忍言。少時歐逆。手掣搐而厥。翁曰。此時脉不可據。然去年之厥。責在歐。今日之厥。責在痛。吾觀其由痛而歐。由歐而厥。痛已。則歐與厥皆已矣。不可遲速治藥。乃書炙甘草二十分。勻藥十分。阿膠十分。曰。此血虛而肝氣乘之。急食甘。肝急自緩。藥入口。痛必平。藥熟。值痛起。趨飲之。如翁言。是秋。余在省病腸澼。阻風燕磯。日數十利。痛苦實甚。俟至揚。迎翁診之。余意用薑附。或曰宜大黃也。翁曰。此表證。何澼爲暑滯血分耳。一藥可愈。用藿香半

夏之輩加當歸以入血。五穀蟲以通大腸。一服而日
夜之利盡除。惟雞鳴後腹酸痛。連利數次。以告翁。翁
以金銀花治之。二服全已。癸丑夏。吾母病衄。衄已出
黃涕。醫令服蔗漿阿膠羚羊角。服之困甚。於是頭痛
右臂右足掣痛而倦。翁曰。病得之陰虛。天令炎熱。肝
陽上衝。故衄。黃涕者。肝之餘氣也。頭屬胃。胃之絡脉
行於右。故見諸證。不必治衄。惟宜養肝滋胃土。用白
芍山藥扁豆甘草四劑而愈。甲子冬。余每日大便後
則由肛門達於尻骨。痠痛不可耐。得飯乃已。翁曰。此
水氣也。水氣傷腎陽。腎陽虛而脾氣下乘。故脹於便

後得食少緩者。陽氣足而能攝也。此水氣非附子不能祛。非多服不能效。乃以鹿角膠熟、地黃、枸杞、兔絲子、山茱萸、山藥、當歸、合附子服之。始服小便夜多。而汗且瀉。翁曰。此水氣外泄也。何疑之。翁治病多用白朮。至此獨以朮爲戒。他醫以白朮合鹿角霜、鹿角膠破故紙服之。則汗歛而痛復劇。仍服翁藥三十劑而愈。而族人之自謂能醫者。忌翁甚。每向余短之。余復惑於其言。歲乙丑六月。余幼孫病。竟爲此族人誤藥致死。越一月。余子廷琥病。每巳午未三時。則頭面熱如火。蒸兩肺俞穴。煩擾不可耐。氣促神躁。不大便。惡

水不飲。溲短而黃。翁始以暑治之。不應。溫以薑朮。不應。面有紅迹似疹。日益見。時閏六月二十五日。翁清晨至。曰。君之孫已爲醫誤。此子所關甚重。然病情隱曲。今終夜思之前。此非所治也。當由心陰傷而心陽上越。姑試以甘溫。署甘草大棗等。令服。未服而身亦有疹。大如戎豆。色且紫。他醫議用快斑發疹之劑。翁又至。曰。脉弦微而不渴。何敢用涼藥。且未有疹出而躁若此者。是時躁甚。坐卧行立皆不寧。翁曰。試以前藥服之。服已而躁定。翁曰。未也。俟之良久。果又躁。且呼手足不仁。臍下亦不仁。漸及於胃腕間。翁曰。急矣。

吾今日必愈此疾乃去。急治藥促煎之。跣足袒衣。自調其水火。診脉凡七八次。藥熟。又診脉久之。自持藥令服。曰是矣。服之必愈。時正躁。急持其母手而呼。藥既入。遂能卧。而諸苦頓失。面上之疹悉沒。惟熱蒸尙存。翁曰。腎氣虛。虛則寒。昨所服者。真武湯也。氣分之寒消。而血分之寒未去。宜溫血。服炮薑當歸山萸熟地黃甘草。入口遂酣睡。蒸熱悉除。越三日。便膿血。或曰熱藥所致。翁聞之急至。曰非澼也。少陰之寒升於厥陰。用理中湯加吳茱萸。服十劑。膿血自止。服之果然。余於此始恍然於忌之謗之者。真爲庸醫。而翁之

醫真能神也。方廷琥之服真武湯而勢始定。其妻忽大呼遍體麻木不知人。腹中胎上逼喘促欲笑。或曰宜投紫蘇飲。時三鼓翁方去。聞此復至。診良久曰。非子懸也。病得之悲傷驚恐。氣血虛且亂。治其虛則胎卽安。署熟地黃白朮炙甘草當歸。重其劑投之。而胎果定。是日也。非翁力。則兒與婦皆危矣。翁神於醫。而其拯人之急。不畏勞煩。不恤人言。尤當於道誼學問中求之。余嘗南遊吳越北及燕齊。見醫者多矣。持一藥曰服之必熟睡。曰藥入口痛必平。曰服之必愈。危急在旦夕。而爭命於須臾。轉移之機。其應如響。翁之

外有幾人能乎哉。吾友汪叔震述江漪堂侍讀之言曰。此翁老後不可復得。惜市人無知之者。余與唐竹虛孝廉論醫於京師。竹虛亦稱翁不已。昔元好問述李東垣之醫。宋濂述戴原禮之醫。皆仿史遷之述倉公也。翁之可述者多矣。謹錄爲余家治效者於右。其得諸傳聞者異其辭。

李翁醫記下

江都焦循校

黃解元承吉之叔父病傷寒。有葉生者。治以薑朮。而煩減。將服附子。翁診曰。胃熱斂於脾。故減耳。更溫則脾爛矣。服大黃生。服附子死。葉不能爭。投以大承氣。兩目珠戴入於腦。翁曰。熱縱也。又下之。目珠出而頸更頭不能直。翁曰。熱遁於足太陽。加滑石甘草下之。愈。葉生乃服。

江鶴亭之弟。心培病傷寒。煩甚。服清涼之品未已。醫議下。翁診曰。病爲格陽。服附子生。服大黃死。服附子

狂走目眚溢血他醫悉謗翁翁曰寒競也力任其治
倍附子加人參服之愈

余門人吳瀾之叔母七月病寒熱服薑而昏不知人
一醫投大黃一醫投附子昏益深諸醫皆曰脉無根
中死法翁診之獨曰不中死法脉弦而緩非無根病
得之暑傷手少陰心用大黃附子皆死用散藥生令
服鮮紫蘇汁卽能言索飲食他醫明日診之皆曰脉
有根不中死法

郡中一人病腹痛似小陰證醫以薑附溫之益燥擾
不能寐延翁視之翁曰此非薑附證若得數百年石

灰投之。當立起。適坐客有從大同來者。篋中蓄此物。言得之長城土中。卽煎一錢與之。果定。更一服。下蟲數百頭而愈。知者少。陰脉必虛細。今乍大乍小而有。力。唇且紅色不定。非寒。乃蟲也。得溫愈擾。故以灰殺之。

周小濂病牙齦潰爛。久不愈。醫莫能治。延翁。翁適衣破衣。周睨之。翁旣診。不署方而行。周怪問故。翁曰。此病非吾藥莫能治。然君睨吾。輕我也。雖立方。必不服。何方爲。周謝之。翁曰。此病非吾藥莫能治。然君輕我。必不服。吾藥不服。吾藥則必死。請屏諸醫。吾獨任其

治不愈甘受罰。乃用人參二錢。附子三錢。服五十劑而愈。

李艾堂痛疽。醫溫之不應。翁診曰。陰壅也。用半夏湯通之。愈。明年病腹痛。翁適赴河帥召。客淮上。他醫以爲濕。治以茵陳。病益劇。將死矣。翁歸。急視之。令服防風粥。已而下白糞如銀。病頓已。李遂名其屋爲防風館。

趙仰葵習於醫。母病腹痛。不敢自治。卜之。曰。三日死。翁診之。曰。三日愈。病得之陽氣陷於陰。以吳茱萸人參治之。已。趙謝之。翁又診曰。未也。脉有燥氣。日午必